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05746

通志卷第八十二

宋 右迪功郎 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五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 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顏胄 顏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 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

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

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鋭 宜都王鏗 晉熙

王銶 河東王鉉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胄 孫賁 廬陵王

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

懋 董僧慧 陸超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眞 西陽王

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

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元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夤　邵陵王寶修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兒學業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

區貴人病便加慘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餌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延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爾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冠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之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眞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

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陵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宋世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緬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卽位謚

靖世子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帝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謚鳳曰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遷中書侍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遥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帝以爲然建武元年以爲前將軍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遥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請閒言畢

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游是好建康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遥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技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上以親近單少憚忌高武諸子欲幷誅之遥光晝計參議當以次日施行會帝疾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見嫌責劉繪嘗爲箋云智不如葵亦以忤旨遥光輔政見少

主淫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常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出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以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旨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

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東昏召尚書令徐孝嗣屯衛宮城右將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

初遥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十六日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爲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執政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遥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竝逾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斬之時年三十二遥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既識者以月爲大臣之象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前夕城內

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及臺軍入城燒屋宇且盡遥光幼時甚貞正故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遥光共齋居止呼遥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其黨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遥欣字重暉始安王遥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欣繼爲曾孫遥欣髫齔中便嶷然明帝甚賞識之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

帝入輔遙欣與兄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荆州刺史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內外威權並出其門遙欣好勇多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有魏師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子幾字德元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溺釋

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愛適性游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景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研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所恨盜賊竊鈔獲者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沔

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及碑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襄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大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王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鎭淮陰以景先領軍王自隨防衛

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未幾轉中領軍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起兵武帝時鎭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壍中

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爲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也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幷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

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宮因留防衛至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穎胄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

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祏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已有備將起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穎胄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

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虎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將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

濟矣忱亦勸焉穎胄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詣州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伏兵斬之驛送山陽首於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秋檄京邑百姓諸州郡牧守進克巴陵穎胄遣人謂梁武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梁武曰今年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

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
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
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鎭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
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號穎胄乃令別駕宗史撰定禮
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
建康宮置尙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
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
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
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尙書令領吏部尙書監八州軍事
行荊州刺史留衞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

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
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
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
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
任漾之於峽口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遣軍主蔡道
恭屯上明以拒之梁武已平郢江二鎭圍建康時穎胄
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
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媿發病而卒遺表
陳倩時年四十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敎命時梁
武圍建康城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

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
冑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
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次詔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曰獻武弟穎達
少好勇使氣穎冑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
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冑
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南歸
穎孚緣山逾障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
平梁武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
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

甚憒憒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
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
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
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
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媿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
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
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
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
訟者遷於昳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敞太清初爲

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修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
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椎埋者懼而退敞謂必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
銀鏤銅鏡方尺敞時居母服爲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
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
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
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
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及卽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
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以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

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詔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
相委信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
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
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與諸王
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
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
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直殿
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

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箸者諶恃勳重于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人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如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

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用生何爲慟哭而絕諶弟誅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湛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

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弊悅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齧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宮直閤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

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之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常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穀襌跂牀垂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社幼文等故敗耳言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

造此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瑇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決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

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逾牆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遥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道豈欲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

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殿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遥光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須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

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帝十四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鏗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

生南平王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戸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内史時沈攸之在荆州責賒於界内諸蠻禁斷五溪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賒千萬駒三百萬頭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人獠中於是蠻部大亂鈔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

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人爲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王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鎭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

府嶷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徙鎭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高帝輔政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政荒人散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又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閒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一切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一十人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員三十人取舊族父祖淸

顯者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日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盜義陽武鄰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是乃各詣郡欣祖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

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高帝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得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

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爾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竝不見許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侍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

得朝野歡心四年富陽民唐宇之作亂初祖高使虞玩之等檢定黃籍至是上命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亡避罪宇之因以妖術惑衆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嶷言宜遂解檢籍之禁不爾便致紛紜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人宮內不容太樂署及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丞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容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丞字令哲後爲荆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丞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

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鄲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丞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荆州刺史隨王子降請罪丞丞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丞竟於荆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丞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

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惻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顯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氏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

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範模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氈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廖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相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

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皇子封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官詔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沒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務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務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

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大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以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嶷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韡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

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死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版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

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欵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始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辨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妒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

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允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淦侯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

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其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亦不能得所以班彪王命論云餓

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袒裼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竟轉死溝壑洛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干之哉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有不應天命而被疑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之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

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是豈本意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卿

兄弟當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孝武時事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無期連何忽行此正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入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兄道我此意我今

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其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

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梁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事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箋曰上蕃

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故也其年葬簡文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

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曇朗等乾至示以逆順皆各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

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郡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子範弟子顯字景陽幼聰惠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太尉錄事參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之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采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仍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愛其才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

偏顧訪焉嘗從容謂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邱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兼領國子博士帝所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搖而已衣冠竊恨之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

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常自序其文謂可比屈宋嚴鄒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其自稱道如此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

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有文藻以晉代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奉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常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宮東新記奏之敕賜束帛

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吾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扳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

成止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評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

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初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恆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暠鏘鑠鑑並爲開國縣公各一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改授前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年少臨神州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超詣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

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以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宋世解禍祕書郎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熏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高祖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

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

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小字三昧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輒吐血故高帝憫而愛之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儁出與諸王共則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住郡爲曄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丞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鈔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郡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上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

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疏婞偏不知悔好文善射爲當時獨絕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仍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耳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園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上舉酒勸曄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謂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曄曄曰臣

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曄方出鎮來其宅給諸皇子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曄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後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

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枰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眞率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中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曄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鬱林旣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時年二十八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淸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聖顏微見瘦損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愼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雍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侍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曰聞鸞於

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

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閤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挑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幷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卽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媿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王嶷見而撫
其首嗚咽以告高帝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祕
書丞袁彖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命彖爲廣興王友
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

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
臨州劉亮爲刺史齊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
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
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憙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
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
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憙反語爲始興
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
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

鑑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皙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衆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皙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皙還言顯達已遣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

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鈔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楗且在德不在門卽令開之戎夷慕義由是清謐鑑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椁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類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周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

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理九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薨時年二十一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詔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閒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稱賞帝謂鄱陽王鏘曰聞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

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垂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閻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閻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驃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執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氏亦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志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

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時年二十江敳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南平王鋭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戸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國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鋭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鋭典籤叱左右斬之鋭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恬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有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

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栟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崩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內在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初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賚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

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嶷成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冥之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允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

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婚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常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性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敢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眞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南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

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纘衡陽元王後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
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溥武帝在
郢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
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高帝謂荀伯
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
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
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

子爲都督雍梁二州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先是梁
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元邈代之元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
太子慮其爲變乃遣人說之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
因執誅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楚王冢大獲
寶物有玉鏡玉屐玉屏風之屬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依前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
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二
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

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絰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

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風儀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

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策試諸生與王儉等論五經疑滯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元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元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

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怒怒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

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以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一年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宗明殿時年三十六朝野驚惋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

思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每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喜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飲約服玩果糗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箑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民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

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緣編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鎮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旗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之士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敎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者皆發敎撰錄是時武帝新視政水旱不

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言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準貲課致令斬植發瓦以避重賦破民敗產要利一時乃有恐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

上邪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郝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甚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然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

子良開倉賑救病貧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鉢曇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閒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官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帝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

樂時務乃推明帝於是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

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豫州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祖送望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寓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藉藉又謂竟陵不永

天年寧有之乎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昭胄字景允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公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

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愼不傳自娛而已好

著述嘗著西京新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自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鎭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琦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帝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出血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瘨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瘨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爲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

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
響聞有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
江悆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
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
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諸之等至江津
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
有兒反父身不作賊直是麤疏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
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
灑泣又送牛酒果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膽方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卒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諸之法亮
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
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
惠太子素忌子響密屬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
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
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
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
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
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

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
厓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不自勝
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爲子響表請
還葬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
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
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
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
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

遣中護軍王元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
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
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
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
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
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
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

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
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豫
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子懋啓求
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
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
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使轂自
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辭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
而反身是王者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於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
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

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
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
亦常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
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
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
是纂嚴遣中護軍王元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
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襲湓城子懋先
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衞子懋部

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

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解弓當世莫有能者元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耳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元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貸死配東冶每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患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

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冀自銷損然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眞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

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瓛及侍讀賀子喬皆爲賦頌焉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一年見殺時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大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

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於是臧行州郡權重藩君

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澤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戊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飢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典籤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媿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時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

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子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衡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子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盛

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賀物各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始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元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閒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鎭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曰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元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

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元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元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元爲主寶元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元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擡輿手執絳摩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元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元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盧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
卽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東昏卽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
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夤向臺城百
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
上人射之衆棄寶夤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
尉馳啓帝帝迎入宮閤之寶夤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

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夤鄱陽王中興二年
梁武剋建鄴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
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變
服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
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
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三人棄
家將寶夤遯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達魏壽春東
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
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
憔顇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

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洛陽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宣武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宣武備禮策授賜車

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慘頓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逢梁將姜慶眞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大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行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

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禮相遇如賓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都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夤

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郡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能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

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
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猒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
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
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
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
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
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
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
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
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

莫斯爲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
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
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
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
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
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
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
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汙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
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恆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

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求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旣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

遂積禍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勸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第四子西豐侯正德降魏寶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洛陽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

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

延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

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沮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取已將有異圖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鰕一子不鰕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退終德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闔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同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

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誅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駞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持酒就之敘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激矢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輾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三年誅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